



黃文獻公集卷第十九

續藁下之三

門人宋濂傅藻同編

序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刺爾公為資政院使  
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  
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為廢置間嘗改建  
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詹事徽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  
資政院以奉東宮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交承文案填委舛錯隱漏  
猝難窮竟故于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  
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為古之君子居其官則思其職苟非有舊典  
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于院官令架閣庫出所藏  
故牘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粹成書院官後至

者咸樂贊其成凡本院暨所統諸司官屬之負數品級係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歲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彪分昉列細大弗遺釐為三卷號曰資政備覽挈其大綱而萬目畢隨舉而措之斯易易耳以潛承乏隸太史氏俾執筆題辭于篇端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何事平居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為不如矧今資正領以專使皇上為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注之重豈羣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諉于主者而一以身親之他日入侍燕閒上承清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為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實以備闕文且將貽于方來為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來者尚無忽諸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昭文席湜藏書

上即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東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于便殿親臨諭遣之羣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為敷繹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興除宜亟以聞而見于施行不至徒為虛文臺司尋導旨于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又建白勿諉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于職分之所當為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人以充其選故所臨建十有八人皆首及于要地而兵部郎中徐君彥禮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為名郡而尹為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翰林編摩史館博涉于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簡在春知擢居六察于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

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而為立傳彥禮其分為汲黯之于淮陽而為黃霸之於潁川它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為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雅有小大之別仲山甫徂齊而尹吉甫送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永懷而已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內重外輕之弊而為官擇人甚盛舉也播于詠歌鋪張聖德以配烝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私于彥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庸推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端如此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內渡江後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久也百年

昭文席湜藏書

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歸然為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冢子能世其家業而不墮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為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為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磋磨母夫人鄧氏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聞于史學大理公歿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考質焉先生于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于白首窮經孳孳矻矻而忘其老閱貴游扶清才雅藝以馳騁于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要其歸一本于理昔之善為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

剥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為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襲藏遺藁懼歲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為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潛序于篇末惟大理公任宋季與潛之曾大父太常府君同為郎于吏部潛生也後猶及拜于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為託潛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旨耶姑次第其梗槩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卒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任未達而國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強起為儒學官晚乃教授溧水州尋以建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虞公已為誌于幽堂此不具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哀輯遺文曰閒居

昭文席湫藏書

叢藁者為二十有六卷以授某俾序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卅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于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于名物度数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為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于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莫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為人可知也身自國家統一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為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于臺閣之文而其文益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瑀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即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

公在班列之日策名于昕陞士大夫尤以為榮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某浮沉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才承乏曾監實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疵賤之氏名自附于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槩如右後之攬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于公之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德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考皇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為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令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曠有志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繡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傳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東書東歸遊

昭文席湜藏書

跡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于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于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于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生之雋範而與之參翱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予年復後于二君而于先生為中表子姪行自卯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藁癡藁聽雨留藁者重加詮次為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醎之殊由是未克大行于世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于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槩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而

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耀十五寒暑部使者強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為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沉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名且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為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善而藏之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堯道云

### 送鄭仲舒詩序

浦陽鄭仲舒以才學受知今太師丞相由布衣入經筵為檢討會叅贊官闕即命攝其官予與中舒同里閉而託三世之契至是又以官聯而申寮友之好休暇過從尤密暨予以老得謝而退休田里仲舒亦以外艱南歸服除當還朝朋友咸為賦詩而徵予以序為贈言之首蓋贈之為言增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今之贈言者直欲為廷譽俾增重于一時仲舒之先聚族而居迨今九葉朝廷旣旌其門閭而復其徭役士大夫莫不為之紀詠

### 昭文席湜藏書

以侈其事仲舒濡染家庭義方之訓厚自樹立卓然有過人者予固無以為其增重而仲舒有國之元臣以為知己凡所納交皆鴻生魁彥亦無俟予為之延譽而有所增重若夫攄瑰奇之素蘊酬特達之殊遇以增崇乎遠大之業此則予區區愛助之情不容已于言者矧今明良相逢夙夜圖治網羅衆考靡或遺遺仲舒諸父昆弟官遊于京國有同升館閣者仲舒踵蟬連奕葉之盛衣被雲漢昭回之光使澤加于人名垂于後在此行矣豈但躡尋故步取一資半級以為州里之榮哉願予衰朽殘生無所可用結廬墓左待終天年追念向來英俊之並游恍若隔世于仲舒之行雖不能無歆豔羨慕然以心思凋耗筆硯荒落無從藻飾雅談鋪張盛舉輒因序詩而附見予屬望之私焉

###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肇見于劉賓客之品題戴峴鮑巖水樂環翠至于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于圖志

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並高水並深尤為奇境而  
埋沒于榛莽翳薈之間久未有啓其秘者李君公澤厭城邑之囂  
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據其要會以極遊  
眺之美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為一詩鄉先生與時之俊流  
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為序于左方公澤復出以示予求題辭于  
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季晟之子十二人咸有仕祿愿  
憲懇聽並至節度使而懇為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為檢校司徒涼  
國公或曰愿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之遇  
不過為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  
謂不過豈非愿身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而去才公澤故宋  
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  
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于皇朝者或以  
教官從宣政使辟舉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  
名郡公澤亦嘗被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于肥遯由公澤兄弟

昭文席湜藏書

視西平諸子名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  
有宇宙便有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  
重愿得韓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  
韓公之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為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  
退之餘強顏復起而竊食于輦轂之下奔走伺候越越囁嚅其為  
人視公澤何如尚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曰子不  
敢自附于前賢可謂善揣分矣以區區陋微而擬于古之大人君  
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寘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于風月寂寥之鄉  
可也予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序

題跋

跋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為清閒之燕時游心于藝事雲章奎畫夙  
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開府  
儀同三司札刺爾公以開國元勳之曾世長宿衛清忠粹德簡在



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為字臣潘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于下方臣竊惟君尊臣卑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臯陶之賡載皆取諸人之身而以元首股肱為喻元首之明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為賜而因以字之于以表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此乎雖然舜臯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為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侈為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事君者有望于公因俾昔賢專美于前也

跋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朵爾直班嘗一日侍燕間于宣文閣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潛以非才待罪翰林臣朵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為中

昭文席湜藏書

政使出以示臣俾謹志之臣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于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為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勳賢貴胄為國世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臣同躋壽域豈非所謂彰君之賜乎臣于名言之所不及者既不敢強贊一辭而屬望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跋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以佩刀刻蘆菴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模為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剌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間與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某俾志于下方臣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為圭徒以寶其戲言而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後

黃文獻公集卷六  
之史臣宜有述焉

跋表翰林鹵簿詩

昔我世祖皇帝肇建太室武宗皇帝始親裸獻逮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表公時為秘書監著作郎寫以為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鞀鼓之下而親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為七卷後累增為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跋武學博士朱公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為太學謹錄當時所被告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偽

昭文席湜藏書

跋王江州誥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而吾烏傷第進士者實始于王氏皇祐癸巳則恩陽令固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永年福州之孫寅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而誥必有褒詞故尤以為榮江州之七世從孫禕從予游京師予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為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負則闕陞令錄則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為而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負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湏入若定有除擢而理為湏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起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

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為轉官以知縣為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偽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當與之要約如能歸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成都省言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璫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璫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初十日丙申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

昭文席湜藏書

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璫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它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日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體貌之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譏于史氏若夫寶藉鈞庇伏丐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于敵已者君臣之分幾于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譏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禊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

跋傅氏所受詰命

潘八歲入學受書于傅先生後七十年乃辱與先生從孫藻游因  
獲觀其先世所被告命蓋修職郎致仕思聰于先生為曾大父迪  
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為大父修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得解而  
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  
則先生之父藻之曾大父也傅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  
霑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藻妙齡  
秀發委社所及將于是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跋金滕圖

尚書正義分金滕一篇為四節吳郡顏直之用龍眠遺法書其本  
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冊祝第三節之卜  
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畧而弗及也經文可  
見者植璧秉珪啓籒納冊而已此圖于鼎俎樽爵豆蓬篚篚之屬  
靡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方承奉墓誌銘

昭文席湜藏書

承奉方公大治丞諱應龍之父也虞公與大治俱嘉定癸未進士  
故承奉之沒虞公為銘其墓因及吾邑諸同年景雲者朱公元龍  
字元齡者樓公大年字處善者龔公應之也龔公以經義受知穆  
陵歷踐清要官至右史終于中大夫直寶謨閣朱公由宗正丞兼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司郎官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  
累遷知台州虞公由尚右郎官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  
累遷知瑞州樓公亦以吉州倅攝郡事入為提領戶部犒賞所正  
管文字惟大治先已有官鎖應換授僅得一階未及陞改而以選  
人先其父卒人莫不悼惜焉後虞公作銘一百有四年是為今至  
正十二年大治曾孫道禪以歲久銘文失其傳來訪於某謹錄而  
歸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弟十四郎名皆未詳  
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卑官必為監當于一縣

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憂五年八月自穎歸葬于吉而此帖作于是年之正月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穎之鄰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為誰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脩天爵奉天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經傳為甚高論而勸戒之辭諄切懇到出于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賤牘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跋乾淳四賢墨蹟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秘書郎而羣小間之尋降御批曰引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于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况已具恭兄書中腐儒之効如此豈

昭文席湜藏書

敢復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任四明倉曹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于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闕在來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于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書

少卿莫詳為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于乾道辛卯七月改京

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于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婚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文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為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四恒近于強聒又云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各試入館也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啟劄後

遯山朱公蚤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材以仲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龍飛乙科初蒞處之幕職祇事伊始例修笄積之敬自通于臺閭守俸交代同寮皆戶部府君為之具藁蓋以文為贄在盛時固有之其為禮之煩苛則至季世而極重緘疊幅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聯援據之切偶儷之工而

昭文席湊藏書

被知過者精搜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場屋之士甫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鮮不資于父兄師友渡江後名公別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于淳古上下之交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于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潛近因哀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此藁凡為啟劄總若干通輒錄以授公之孫濂俾謹藏之濂篤于學而酷嗜為古文若無用此為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昔質文之異尚也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題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畧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而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

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于今  
歟漢唐全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為其教無聞焉或以為未  
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  
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祝文

太廟時享祝文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燕來寧錫  
美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歲事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薦孔時第  
祿是承永世無斁

太史院重修簡儀告成祝文

欽天觀象肇自古先設置靈儀用嚴測候載新繕治稽合玄文消  
吉告成式陳嘉薦

行狀

昭文席湊藏書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  
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李公行狀  
曾祖執皇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韓國公  
謚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光金紫光祿大夫司  
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謚文靖

父唐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功臣太傅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忠獻母王氏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為潞州著姓康惠公金末舉進  
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皇朝佩銀符使潞州卒于官  
忠獻公始去家而仕于秦蜀四十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  
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  
數千言學既淹貫文愈超卓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

志于當世然耻于干進屏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至者翕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商公捷王公博文魏公初至漢中徃徃折行輩與之交郭公彥通於公為父執名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曰此郎骨相殊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閭聞公名將辟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原縣簿又辭臺府交章舉之亦不起一日幡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乃東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輒加器重薦之 裕宗皇帝得召見于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賓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材刺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為夔府經歷乃徃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泝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清具甘旨為事忠獻公勉之入仕乃復北上三十一年 成宗皇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關中峽西行省因俾公與諸

昭文席湜藏書

儒討論彙次成編馳乘傳以進時 武宗 仁宗俱未出閣 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 武宗撫軍北邊 仁宗特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受知于 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寢 昭獻元聖皇后幸覃懷公以官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覃懷四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 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王大臣密謀構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兩宮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等力贊 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策迎 武宗入正大統 仁宗即承制以公為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閭閻之幽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為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于 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于嗣天子親擢今鑿與在道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慕室于陘山溪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月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皇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年春正月入覲 武宗于玉德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母命為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志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上知遇毅然以國事為己任慎賜予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衛士之冗負責戚近臣惡其不利于已而莫敢言也前所建新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慎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真長者之言耶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言于上俾殿外藩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容方是時朝野乂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歛然不自

昭文席湜藏書

以為功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上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公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上在潛邸嘗因公所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顯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命繪公像勅詞臣為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葬其父母于潞州之先塋上勞送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上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秦國公大詔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自刪定辟置官屬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

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為用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于廷仍命公為監試官秋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扈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閒禮遇尤至七年春 仁宗奄棄羣臣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讀學士嘉議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于上都至秋乃還畧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待罪中書無補于國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上聞而悟其為諧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于股醫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

昭文席湊藏書

家人使治墓地于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以其月十八日葬宛平縣石井鄉之某原遵遺命也公薨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同德珣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配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為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宇量宏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事閑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于至當苟有益于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驕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為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于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他所奏陳亦皆自削其

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于奉常而國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  
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為之記公詩文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  
為之序某幸辱從兩人之後濫廁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某為  
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

黃文獻公集卷第十九

昭文席湊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二十

續藁下之四

門人宋濂傅藻同編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贈字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鄆王謚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皇帝御興聖宮便殿中書省臣以故右丞  
相鄆文忠王神道之碑未建奏請勅臣某為之文以賜其家俾刻  
焉臣某竊惟王之宏模偉度山高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  
懼無以稱塞明詔願以待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闕控辭則  
退而考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昧死以上謹按王諱拜  
住系出扎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從太祖皇帝伐乃蠻以  
已馬濟太祖步戰而歿贈推忠効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六世祖妣諱闊夔追封魯  
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太祖皇帝滅克烈太祖即帝

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國王都行  
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魯趙魏晉秦之  
地次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為憾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武五世祖妣諱普  
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字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  
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定高祖妣諱合篤  
輝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從 世祖皇帝代宋為先鋒  
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崩 世祖俾總師留屯  
而還歿于軍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  
平王諡武靖曾祖妣弘吉烈氏諱鐵木倫 昭睿順聖皇后女兄  
追封東平王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環衛之政令位百  
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佐皇子北平王出鎮北邊十年而  
歸復拜中書右丞相贊上冊皇后皇太子議規襄陽以取宋所薦

昭文席湜藏書

史忠武公天澤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商文定公棐皆時之宿  
望以阿合馬桑葛尚書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  
朝綱立太常寺以崇典禮定強竊盜賊論而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  
國朝之賢相必以為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追封東平王諡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翊運功臣上柱國  
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怯烈氏諱普顏忽都累封魯王夫人考諱  
兀都台 成宗時襲掌環衛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翰誠保德  
翊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簡加贈  
宣力迪慶保德翊運功臣進封兗王餘如故妣篤思刺氏諱吐薛  
怯溫累封兗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 英宗皇帝  
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別贈忠獻王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為銘辭樹于王所食采地范陽之通  
遠因臨幸而觀焉號其地曰駐蹕莊云王生五歲而孤兗王夫人  
撫育備至令知文學者陳聖賢孝悌忠信之說以開導之聞輒領

解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上親  
執其手慰藉久之人見王巖然公輔之器相與屬目謂有祖風至  
大二年襲掌環衛歷事 仁宗皇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  
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加榮祿大夫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  
紫光祿大夫六年進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 英宗皇帝嗣  
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上在儲闈王之令譽日聞于左右遣使召  
見王謝曰以扈從之臣而往來宮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  
罪固無所避亦豈太子福耶上嘉其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  
焉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 太祖寶訓是日命王  
啟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節鴻亮聽者肅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東朝嬖倖怙寵于政首相帖木  
迭而頗與之相為表裏 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上崩 英宗  
在諒闇中遂復出居相位睚眦之怨必報一時善類遭其誣讟多  
陷于不測之罪其黨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釁隙亦莫能自全王

昭文席湜藏書

與之並相獨堅持正論不少回撓遇僚佐闕必公選掄而用之臺  
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不可同處首相以為譏已而深銜之願未有  
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太歲在酉不宜造寺于西山遂指以  
為謗訕言者既橫加酷罰因盡斥舊臣而援鐵寶為御史大夫又  
以其子八里吉思為宣政中政等九使鎖南為治書侍御史相黨  
分據要途秋某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  
間而謀為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上使止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  
病死八里吉思與姦人妄獻民田而冒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  
鎖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王拜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上為虛左  
揆之席以示圖位之專仍降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  
珪與之共政集大臣及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  
棄者咸以所長收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銓者  
六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脩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咸  
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子女之奴于民間者以

隸馬朝廷政令聳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色胥慶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睚眦行宮亭麗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侈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結綵為山張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即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仁宗嘗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旨集諸儒議。僉以為廟之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于災宜更作前殿為間。十有五其中三間為太祖室。以備祫享。列聖神御間為一室。東西兩間為祧。而以今殿為後寢。上可其奏。廟制乃完。上欲躬行享祀之禮。王進太常所纂儀注。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備大駕。鹵簿建太常。十有二。狩列黃麾。仗五千人。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衆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不感歎。以為三代禮樂復見于今。及行事。攝王太尉。上親被袞冕。執圭瓚。裸獻禮成。還宮。王率羣臣稱賀于大明殿。推恩錫賚。有差。上嘗坐穆清閣。願謂王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王對曰。樂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

昭文席誤藏書

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上稱善。或勸上純任釋氏之法。以治天下。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道。貴清淨寂滅。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為治也。上默然。有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寧獨大司農耶。上以為知大體。嘗賜以金脊殿車。又嘗閱寶玉于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詔相宗室女。又辭。命國工繪王像。勅翰林侍講學士袁楠為之贊。御書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億萬古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也。至矣。王亦感上殊遇。自任以天下之重事。有當弛張。知無不為。既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其官爵。仆其碑籍。其家背公死黨者。多謀不利于王。左右請為之備。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已。何備為。然深患讒言之興。因侍燕閒。從容奏曰。陛下不以臣年少。無似使備負宰相方務。彰善瘴惡。期致隆平。苟有沮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為矣。上曰。卿第勉之。果有間言。朕不聽也。三年夏。上時巡。甫至上

京夜寐不寧趣大作佛事王曰財從民出國以民安殫財困民未見其福上矍然曰朕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舊爾民亦以為病乎自今其輟土木之役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怵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為姦利事連鐵寶恐不自保遂與赤因帖木而等潛蓄異謀其年秋乘輿還次南坡帝崩王亦及于難公生于大德二年春三月八日薨于至治三年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大都宛平縣某鄉田村之原秋九月晉王入繼逆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勅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贊王像藏于秘書監某年加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鄆王改謚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餘如故祖考皆加贈進封馬夫人諱安安徽太府卿土祿不花之女婦道母儀

昭文席誤藏書

協于閭範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令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膳衣服仍勅奎章閣學士峻峻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于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于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四以是年某月某日合葬于王墓由東平王夫人進封鄆王夫人賜謚貞靜蓋異數也子男二人長答利麻碩理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 年卒次因牙納碩理 文宗時賜名篤麟鐵穆爾襲職環衛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時十有一上見其朝服列于班行神采煥發甚愛重之命受經于奎章閣歷崇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也可扎爾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院皆再入為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遷大司農仍舊階開府儀同三司端粹博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上起居弗懈益虔人以為能世其家臣潛歷觀帝王之肇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垂輝千齡然閱散之後相業無

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烈乘時奮庸為國世臣  
同休共戚委社于後繼述有人可謂卓冠古今夔絕倫比也已矧  
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  
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勲賢貴胄夙受主知魚水之親昭  
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瘁事國力摧百  
壬之鋒訖使朝廷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蓋其事視古人  
為尤難雖遭值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  
之聲詩以震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也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英皇巖石爾瞻侃侃鄆王惟王之先鷹揚朔土手  
挈中原歸奉真主異才間出騰風躍雲克濟其美為國虎臣聖神  
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輔垂紳正笏乾清坤寧經綸之  
業惟王敬承左右三朝服勤帷幄靖共正直執事有恪乃世其官  
典領奉常乃授以政乃登廟廊崇儉抑奢諫行言聽乃宅百揆以  
佐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適惟其時龍旂承祀肅肅

昭文席湫藏書

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孝德教所加望治有期孰使共兜接武夷  
夔緬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疎衆正所怙福善福淫天道之常  
魁柄既專化弦乃張曠霧滌盪天青日白禱杌鬼瑣莫掩其迹蹈  
于危疑構茲閔凶萬姓之悲攀髯抱弓金枝翠蓋神游寥廓英姿  
爽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帝念功勤辭圖堅予以勸忠尚其嗣  
人咸有一德與國同休永永無極

勅賜康里氏先塋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勲德  
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顧秉有以表于封樹至正八年  
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大司農達世  
貼睦適之請以聞詔臣某為之銘以達世貼睦適素善書有旨就  
令書丹別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額以賜焉臣潘忝  
以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康里古高車國也我  
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



其母古麻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寘褚中負以橐駝而來朝則  
太祖已賓天乃以二子獻于 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為  
人所得而辱于奴隸敢以來歸幸它日為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  
暨 憲宗御極二子既長召入宿衛領皆寶赤遂扈從伐宋母迎  
康里而復來值 憲宗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後禱于神祠若  
有稱好者再問而知為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 世祖皇帝  
入正大統疇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俾居興和天城之大羅鎮母  
後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翊德開治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謚 配忽都台氏封邢國夫  
人繼桓答氏封康國太夫人丞相順寧忠烈王阿沙不花丞相和  
寧忠獻王亦納脫脫皆雲中 王之子丞相冀寧文忠王鐵木  
兒達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烈王年十四入侍 世祖  
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入上嘉  
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跣行而前上望見尤歎

昭文席湊藏書

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久之以西手千戶領昔寶赤從 成宗  
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為太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浙西豪民  
朱清張暄以海運取顯官有罪抵死王奉旨簿錄其家一無所私  
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司達魯花赤姦軌  
不作輦下肅清 武宗即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  
聽裁決尋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適  
與之遇訝其倉惶失措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上以命  
金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  
上為貸其死有旨出內府鈔十五萬緡賞蹴踘者王力持不可訖  
弗予一日入侍于五花殿觀上玉色而進薄滋味寡嗜欲之戒上  
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陛下既納臣言而復以酒進是臣言不足  
取信也上為罷酒進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尋復為平章政事  
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  
密院事薨享年四十有七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順寧王謚忠烈配達海的斤氏追封順寧王夫人索羅真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兄幹禿蠻獵于燕南幹禿蠻使獻所獲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沉雄步履莊重即命入宿衛暨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杭海手斫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轡力諫上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上不得已而止後與大將朶兒答哈語及之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朕有不虞衆安所附朕脫之進諫可謂忠矣上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稱疾卧直廬中王適以使事至京師乃俾馳告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王乘間入朝窺伺神器既而仁宗奉太母至自懷孟忠烈謀知姦黨謀僞賀千秋節而舉事亟白于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武宗聞太母詢所宜立于陰陽家遣王還察事機時太母以武宗遲迴不至已命忠烈往道宗室諸王

昭文席湫藏書

貴戚元勳推戴之誠忠烈至野馬川上見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疾驅與之共載聞王致太母及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暨忠烈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太母為皇太后立仁宗為皇太子三宮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會視事否王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德音未下而扈從之臣攬取名位失四方之觀瞻寧不上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只兒哈忽侍上于潛邸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陛下新即位大信未立而執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為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于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上乃宥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臣敷宣王度以為告戒王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上歎曰博爾朮博爾忽前朝人傑朕脫乃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王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王即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聽者

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尚書省立以王為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用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龜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上乃為下令俾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賦罰鈔五百萬緡王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不舉手加額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謀為不軌王辨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齊王懼奔牙于齊王八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以避之遂告齊王反王簿問得實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王往給其資裘王言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往給之幾以激變尋復為中書左丞相 仁宗春

昭文席誤藏書

之彌篤欲使均役于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達于江潯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王曰吾陸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王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灾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疑似召赴闕杭民數萬號慟遮道不得前既至賴 仁宗察其無它厚賜而遣之還鎮王至杭未幾遷江西行中書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帖赤陰忌之奏改南臺御史大夫復噉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王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二日薨享年五十有六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爵為馮國公兼官為集賢使仁虞使中都留守司達魯花赤開寧路達魯花赤領崇福司回回司天臺中衛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中書左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和寧王謚忠獻配也先氏封馮國夫人 武

宗又娶以畏兀氏月魯忽圖 仁獻章聖皇后之同乳也封薊國太夫人冀寧文忠王以大臣子事 明宗于潜邸宏材雅量好學下士夙負公輔之望歷事累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為工刑兩部侍郎權監察御史遷秘書卿除禮部尚書遂叅議中書省事擢西臺侍御史未行留為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遷同知樞密院事上既總攬權綱用脫脫為中書右丞相王為右丞以更新庶政科舉之廢也王在叅議府爭之不得訖不署其奏牘至是力為上言前代科舉得人之盛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衆家奴齎鈔一千萬緡衣表裏各二萬疋往周給之王被命即行雖黻瘵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上為御宣文閣詢以治道徃徃至夜分乃退上親祀南郊王言熙事慶成宜均惠于下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宜稼歲饑賑以鈔無從糴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由是備先具而民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課愈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亭戶之力中政近臣謀

昭文席湜藏書

發番舶規取息王言與高賈爭利恐遠夷得以窺中國事遂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過風漂入高麗表請沒入其人于有司以為奴王以為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可乘人之險以為利宜資其還上從之日本果上表稱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人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果有其人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國人使知嚮慕旁觀稱歎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為苛媿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猶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法上從之遂著為令飢民集于輦下奏出贖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寺觀為糜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復為平章政事進位次于端揆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于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之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豪民貪夫得買其籌貼以為利王請別發粟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

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柄不允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脩法度奏立內外通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陞辭上親臨遣責以成効郡邑賢能吏亦次第甄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朝廷患僧徒擁厚貲事兼并抑使與齊民均受役于官柄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廷登故老俾預大議旁求遺逸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襲者秩二品歲一再詣國庠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忠直學術正大刺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予奪各適其宜上嘗問為治何先王對曰莫先于法祖宗上因稱王文統為奇才而有不同時之歎王前奏曰世祖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為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于今猶當遠之何足閔聖念乎蓋王于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之說而明于義利之辨相業之隆實基于此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得危疾上命近臣挾名醫押至疾已不

昭文席湜藏書

可為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薨享年四十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上命有司護其葬仍給賻鈔二十五萬緡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兼官為昔寶赤右手萬戶左阿速親軍宣忠幹羅思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留守司武衛太醫院廣惠司寧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衛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配曲出氏追封冀寧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位不可久虛上曰鐵木兒達識有兼人之材後難為繼朕當徐思之金山札尼別使者入見上願謂知樞密院阿吉刺曰鐵木兒達識籌邊事皆與朕意合斯人豈可復得哉因俛首太息不已按康里氏世譜雲中王之配邢國夫人生四子曰字別舍兒曰和者吉贈推忠宣力保德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榮王謚忠武曰不別遙授甘肅行省右丞曰幹禿蠻繼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女二子則忠烈忠獻也王也忠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達魯花赤次伯嘉

黃文獻公集卷三  
訥前尹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為盜者所活一百十六人累遷中政  
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失適上都兵馬都指揮使亦思馬因封雲  
中郡君孫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長霸都仁虞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冀寧文忠王次玉樞虎兒吐華同知  
樞密院事次達世貼睦適嘗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首行視忠獻  
所浚杭城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為大  
司農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次哈答不  
花次阿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烈太府太監次哈達帖木兒太  
都副留守次汪家閭同僉資政院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適衛王  
闊博次帖木倫適禮部侍郎不花次亦老寒適集賢大學士兼內  
史豐國公怯烈該次伯忽都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赤卓思丹  
朵兒只次乞刺沈挫適諸王蠻子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郎保  
保脫脫倫卒次保僧繼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蓋忠獻九子惟文  
忠及今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薊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

昭文席湫藏書

之男二長拔都兒襲領昔寶赤次天寶奴女三長別的斤適中政  
院判官三閻次完者提斤適衛王子吉刺失八次提斤玉樞虎兒  
吐華之男一紐鄰女 達世貼睦適之男一瓦咱刺失理女一招童脫  
烈之男二長壽安次某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萬次某女 汪家  
閭之男一博羅帖木兒曾孫男 女 拔都兒之男二長禿魯仁  
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完者帖木兒海口屯儲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于順寧宣平官家庄之別墅賜額景賢後  
即其中為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于先聖先師則備食焉忠  
烈忠獻兩王異母兄之子孫惟榮忠武王之子燕不憐燕八忠提  
別不花伯撒里為最顯燕不憐卒官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太保興  
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興寧王謚忠襄燕八思提大司農別不花嶺北行省平章政事  
伯撒里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皆至大官莫得而  
殫紀也臣潘欽惟 太祖皇帝肇基朔漠 世祖皇帝統壹方夏

溥天率土共惟帝臣傑出其間而膺國家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如綫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燕于後人者天實佑之豈偶然哉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容今獨取其關於宗社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顯詩之乃若今大司農之尊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蘊結休前人珪傳組襲方興未艾屢書不一書是在後之秉史筆者銘曰山川出雲寸膚之微絲絲瓜瓞天實培之猗康里氏家有賢母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奕葉四相六王相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愈偉被堅執銳出從撫軍佩玉瓊珪入侍嚴宸墳荒伯仲肢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陽九之危國有危疑民心靡止孰為龜著桓桓忠烈乃心帝室明炳幾先不俟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大憇廓清德音布濩九廟尊安三宮悅豫天子有命忠獻是膺乃位該輔以秉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寧有一夫不被其澤帝暎南服爰資保釐

昭文席湜藏書

克勤小物靡有遐遺秉其忠貞夷險一節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祉昇于文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庸細書金匱談經種履堯舜其君貴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量能授任內外惟均懷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遠邇垂紳正笏泰山四維天胡弗憇當宁興思大事之書厥有顯冊史臣奉詔表此幽窆

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詔贈故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于是王之薨五十年矣皇上續承鴻業追念舊勳不以存亡久近為間渙頒異數以照臨之甚盛德也臣潛承乏詞林既推述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上復用中書奏勅臣潛考次功業勒茲樂石臣被命而退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古納刺訪求王世系官闕行事之實序而銘之王元名帖木兒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解兒系出兀里養哈解氏其先折

里麻生合赤温合赤温生哈班于王為曾大父有子二人曰忽魯  
澤曰速不斛俱以驍勇善射稱忽魯澤則王之太父也以哈必赤  
百戶事 太祖皇帝哈班嘗從 太祖飲班木納河之水遇盜舉  
槍欲刺之為忽魯澤反鋒所刺人馬俱踣又嘗從 太祖避乃蠻  
追兵于長城之南忽魯澤射却其渠帥餘眾夜自相驚而潰中原  
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祿而卒父曰哈丹太宗正府也可札魯忽  
赤母曰某王生于朔漠資稟雄毅沈深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  
入侍 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謹深被眷知速不斛之孫是  
為丞相河南武定王阿术受詔伐宋王于武定為從弟武定察其  
材智絕人可為己貳言于上挾與俱行從武定破樊城下襄陽至  
元十一年 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  
陽分軍為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于武  
定為搆虛之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沂流行二十里夜半絕江徑渡  
黎明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

昭文席湜藏書

賈似道與大軍相拒于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武定俾王  
乘高覘之見其陣勢首尾橫決以戰艦衝擊之似道先遁十三萬  
軍一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逐北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得侵  
暴敵人委棄資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于趨事  
赴功十二年有旨行中書省駐建康行樞密院駐鎮江別勅武定  
攻揚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鏖戰揚子橋出奇兵斷真州譚道宋  
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流王從武定領伉健善射  
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箭灼其蓬檣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  
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戰王無不在行間十三年宋以  
國降十四年朝廷第功行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  
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國上將軍  
奉省檄馳報邊事王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便殿出奏牘于懷上  
大奇之召近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  
臣亦粗知文墨乃誦其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上悅



令縱橫行殿中而默察之知為偉器諭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中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問居何職王以實對上詰宰臣曰朕初意以為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魯國忠武王安童自北邊歸秉政為世祖言帖木兒蒙古人而于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位宜升用之其言適契于上意問居其上者為誰對曰叅政郭佑參議禿魯花拜降即日命為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責成于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政而宗王乃顏叛扈蹕親征給餉運籌備殫其勤既平乃顏羣臣從屬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留兵討其餘黨金家奴塔不斛悉戡定之乃還上以王生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因奏臣前出軍至亦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導者上命厚賞之二十七年武平地大震姦人乘災異相扇搖藩王為其言所動者三人民大惶惑上慮乃顏之黨因而為變遣王引兵五百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

昭文席湊藏書

齋沐禱於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而至以賑其乏絕教民無惑于訛言捕斬乘時為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而鞠之始皆倔强不伏既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辜事聞上甚矧之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頗迴遠王因奏請徙由高州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人戶物力之乏絕其二以隸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私咸以為便方是時素哥在相位已久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毒及編氓王既還居政府乃列上其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素哥及同惡皆誅死王以是益為上所親信某年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仍舊階榮祿大夫成宗皇帝以王先朝舊弼委任愈專江浙省治錢唐實宋之故都所統列郡民物殷盛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控島夷最為巨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藩屏之寄王威望所著滋事伊始風采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束權貴無或敢

撓其政豪強震懾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某月某日還葬于大都宛平縣郎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于自持雖異己者莫能伺其間隙由是始卒無疵然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忽都追封安慶王夫人子男三人曰忽刺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探進御史中丞曰木八刺沙南陽府達魯花赤女一人曰郊罕適翰林學士承旨朵解孫男九人脫因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兒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刺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某某臣潛竊觀自昔君臣際會之盛或策勲于行陣之間或訂謨于廟堂之上未始不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矣是宜沒而不亡克承天寵慶流後裔與國家相為無窮者也垂于竹帛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賁其丘隧而已乎銘曰

昭文席湊藏書

氣運合一寶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聖神御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位位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投鞭勇往訖成偉功光膺上賞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橐鞬取彼叛王旄頭豹尾凱旋京闕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權姦擅國黃鼓聖聽朝綱紊弛民不堪命白發其私靡所覆藏揚于大廷解弦易張肅持政柄坐鎮南服枹鼓不鳴家給人足庶造其歸衮衣繡裳胡不慙遺奄其淪亡時逾四紀綿綿世曾咸濟其美賜履之舊瞻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木清風念舊圖功褒美有詔申勅詞臣薦此碑號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刺爾神道碑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木爾為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八年加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魯國公嗣子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與大司徒臣雅普化同侍  
上于經筵十年四月十九日上復用臣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  
士臣潛銘之其神道之碑別敕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  
臣朶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潛謹按史臣危素所述公行狀公諱  
別里哥帖木爾系出札刺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事 太祖皇  
帝從征泰疇蔑里期奈蠻諸部奈蠻已降而復畔往討之 太祖  
馬憊遂以已所乘馬奉 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妣闊夔追  
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  
太祖既踐天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詔授  
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趙魏齊魯晉  
秦之地悉平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妣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字  
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肅二州走武仙于河

昭文席誤藏書

北降李全于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定妣奔只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  
諱速渾察嗣國王從 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于河南攻宋棗  
陽入郢州贈宣忠同德翊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魯國王謚忠烈妣某氏禿末忽都追封魯國王夫人祖諱  
乃燕性謙和而好學以賢能稱 憲宗皇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  
襲爵者深屬意焉力辭曰臣兄忽林池長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  
弱不勝重任爾叩頭涕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  
務忽林池嗣為國王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居嘗誨羣從子姪曰  
昔我先太師國王躬擐甲胄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乃集大功  
賞延後裔恩至渥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前人之令名其敬戒之  
哉初 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事敷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典  
故尤習 上每以為可大用因稱之曰薛禪薛禪者華言大賢也  
竟未及用而卒甚悲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元魯氏鎖台追封魯郡夫人考諱碩德世祖皇帝踐祚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語大悅顧謂近臣曰碩德通敏如此乃燕有子矣命典朝儀宗藩戚里爭訟弗決者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上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族中可繼卿者為誰對曰性行淳雅智辨明正無踰碩德上深然之會始建通政院即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理之遠近以立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教事無不聽納因言遼陽女真之東幹拙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內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上難其人僉言碩德元勳世胄識慮深長可使也上恐其憚于行召問之對曰先臣當國家肇造之初不避鋒刃萬死一生以身徇國陛下不以臣年少愚戇俾效驅策臣請行上喜賜御宴對衣以遣之女真舊土有水達旦萬戶府兵民乏食廷議賑以衣糧有司廢格不下羣訴于前亟令追所侵匿以給之人賴以全者甚衆東征元帥府道路險阻崖石錯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

韶文席湊藏書

駕祀行水上地無禾黍以魚代食乃為相山川形勢除道以通往來人以為便幹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鎮守之者撫御乖方因以致寇乃檄諸萬戶列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之曰朝廷為汝等遠人不需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來切責有司而存恤汝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為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降皆遁于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徙開元適與之遇為言于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為文學侍從之臣還朝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所委任矣賜王笠頂連珠束帶且曰它日思所以處卿也扈駕親征乃顏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還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為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佞幸以勲闡之裔為國世臣邊陲重事故當任責賴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德意于西人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

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又聞其賢迎勞甚恭乃諭密旨為道太祖  
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激切發于至誠咸歎服曰真天使也既  
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上顧左右曰汝  
輩苟出使當以碩德為法特賜珠只孫衣以旌之疾竟不起今贈  
推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  
軍追封魯國公謚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  
上護軍功號封謚如故先是嘗獲玉璽其文曰命受于天既壽永  
昌蓋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未及上獻夫人甕吉刺氏脫脫真  
因御史中丞崔公或以進于徽仁裕聖皇后既而 成宗皇帝入  
繼大統以為茲實受命之符厚賚焉今追封魯郡夫人公蚤孤太  
夫人教以國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刻意于學孜孜不倦  
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旬月藥必親嘗 成宗遣尚醫  
視之或言昔人有刲股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詣私室刲肉七臠  
以和藥疾愈公丰姿凝粹而器量宏達嘗燕客家僅滌玉杯誤墮

昭文席誤藏書

地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眾莫不歎服逮事 仁宗皇帝  
眷遇尤渥擢居通政俾世父官上嘗問周文王父母及其所以興  
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為之俯聽賜以卮酒獎諭之曰卿  
蒙古人中儒者也公于先世所分食邑平其徭役而恤其貧乏在  
官恒以律身報國為務論議可否不避嫌疑居五年而終于位公  
生于至元二十三年某月某日薨于延祐四年閏月某日享年三  
十有二訃聞上當宁而歎曰天胡奪予良臣之遽也命賻以鈔萬  
五千貫仍降璽書存護其家公先塋在興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  
穆序葬遂以其年三月某日奉柩葬檀州仁豐鄉潮水西吳嘉會  
配阿兒刺氏伯篤都彌實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  
人孫兒直班也公歿時方在襁褓中既長力學自立由尚衣奉御  
授工部郎中遷太府少監擢<sup>監</sup>察御史入奎章閣歷供奉承制侍書  
學士遂為翰林學士遷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出為江北淮東  
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

入為資政院使拜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中丞改江南  
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太常禮儀院  
使召遷中政院使今為榮祿大夫資政院使提調宣文閣知經筵  
事兼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憐口萬戶府達  
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長適孫都氏實理由 裕宗皇帝  
位下怯薛官為資善大夫同知樞政院事其先曰赤老溫與忠武  
王同事 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於彌氏勃羅帖穆爾朝散大夫  
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孫男三人鐵古思帖穆爾篤堅帖穆爾渾都  
普化臣潛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之臣任股肱心膂之  
寄以弼成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平守文之主共天下之福惟札  
刺爾氏有大功于帝室世享王封大叅始敷行禮讓而不敢先其  
兄右轄辨章之世其官又止于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  
厚餘慶所鍾在于後人是故資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上知致位  
一品疏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罔極幽光潛德闇然日章久

昭文席湜藏書

爵必發理之常也臣潛鄙陋荒落不能敷揚聖意褒大遺烈承詔  
書辭無任戰栗銘曰

天啓興運篤生元臣勲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魯公遠有系序四  
世五王逮公大父遺榮弗居以奉其兄不世其爵世其忠貞傳子  
及孫乃躋膺仕守夫一官再世不徙公少悅學以至孝稱淵乎雅  
度喜愠不形材諳則多小試輒効人方俟公謀謨廊廟奮不使年  
遽以考終委社後賢大允其宗寵靈所加祿以袞職刻密為章告  
于玄宅有開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履茲故封申錫頌辭用垂  
不朽河山之誓相為永久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吞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享年  
六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辛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守正  
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忠亮又六年史  
臣禮部尚書曹元用始奉敕撰次公行業以為神道之碑又二十

四年是為今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岳柱為奏請命臣潛繼元用為之銘以賜其家俾刻馬謹按公諱荅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刺魯氏曾祖馬馬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定國公曾祖妣太帖尼氏祖妣忽委氏並中山郡夫人妣阿兀思吉氏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為其國之近臣素個儻有大志知天命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司農公前卒乃以司徒公為質子時年尚幼上命育于春坊稍長事 太宗皇帝為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饗之職最為親密司徒公以恭謹尤被寵過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西貴族定國夫人也 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宋司徒公皆與在行尋以疾卒公少襲父職為寶兒赤 世祖甚愛重之嘗侍上左右極論阿合馬尚書省之政蠹國病民上怒而斥之曰無預

昭文席誤藏書

若事公徐對曰犬馬知報其主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合馬死尚書省罷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百緡且諭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顏有功妻以名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物杭海之役督餉餽于雲中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擅待罪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已賜白金百兩鈔千五百緡公因奏草青畜肥之日尚賒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給以半年之食上從之衆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有旨得盡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暨素葛伏誅而其言皆驗詔賜宅一區固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遇之厚有加于前 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獨徃恐生它虞宜徐行俟衆大集而後進乃可為萬全之策上聽其言後數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田三百畝尋擢司農

承進職為卿與其子買奴侍上疾于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  
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北近 武宗皇帝于野馬  
川歸正宸極 仁宗在儲闈以公先朝舊人奏為中書參知政事  
仍兼司農卿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兩田二千  
畝仁宗踐阼首命僉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于私罪公獨  
不汙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榮祿大  
夫嘗侍坐侑食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上旨賜玉帶  
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為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疾不能起朝遣尚  
醫診視竟不可為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隕其世業者必自貪與  
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恒以忠君報國尊祖睦族  
為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介潔寬厚受人輕財樂施人  
有忿爭構怨得一言莫不為之釋然咸稱其長者元配納思馬立  
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  
人繼室即 世祖所賜脫脫倫氏尤篤于慈愛視三子如已出亦

昭文席湊藏書

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資善大夫上都  
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八年卒次怯來資善大  
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老答而闌遺少監哈八失同知河  
東都轉運鹽使司事某某某某曾孫男八人臣潛奉詔書詞謹悉  
取前史臣所述公平生大槩備著之而申之以銘予以昭示 聖  
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久近為間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歟定公啓家西域肇  
自高曾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帝臣荷天之寵傳及子孫逮公  
而昌懷材自奮出從征伐入陪顧問密勿告猷連柱大森不以所  
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乃居政路乃贊國徽綴班台輔身後之榮  
赫其龍光惟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  
以新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鞏真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輦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于  
位年五十有二訃聞天子為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老章亦輦  
真之弟適宿衛禁中上吊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  
春三月二十有四日葬于真定樂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  
有銘其年冬十月十有三日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  
院事阿吉刺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老章之同列乃代為奏  
請上既可其奏遂傳旨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潛為文學士承旨臣  
起巖書丹別勅禮部尚書臣秦不花篆其額臣潛謹按公諱亦輦  
真偉吾而人上世為其國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瘰剖其瘰  
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  
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  
也公五世祖之官為的斤必里傑忽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  
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為吾魯阿烏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  
主來歸于我 太祖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

昭文席湜藏書

右從西征有功令侍 睿宗皇帝于藩邸 莊聖皇后子視之以  
為斷事官真定 睿宗分地遂以為達魯花赤俾世襲其職曾祖  
諱八丹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刺真事 世祖皇帝為榮祿  
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皇帝為金紫光祿大夫  
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中入為通政使用新制換榮祿大  
夫泰定間終于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羣兒  
狎長者偶見其飲酒責之曰是兒少嗜飲它日可觀其成立乎公  
聞之即絕飲而深自飭厲年逾二十為 英宗皇帝御位下必闕  
赤泰定初為內八府宰相高麗嗣王阿難荅失里既襲位其從父  
弟完者篤懇于上曰我父兄也彼父弟也烏得為王阿難荅失里  
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印章至是有旨命公以阿難荅失里復國  
公具宣德<sup>意</sup>以告其人闔境之內無不悅服初公弟老章從 明宗  
皇帝北狩間闕虎口調護聖躬親幸無與為比大駕還自朔漠公  
與一二大臣奉皇帝璽綬遠迓于傑堅察罕上大悅獎諭之曰卿

祖父克有勲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萃于一門惟予一人汝嘉即除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蒙古教官之選壅滯已久俾幕僚閱其牘而一清之故事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餽遺交錯悉拒弗受遣使諸王必慎擇其人未嘗辱命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還除通政院使奉詔巡視驛傳公不憚險遠歷荅八失刺哈孫抵晃火兒目連之地事有當更革隨宜處置人或便之大同東勝州之吳灤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為諸人所侵冒訟久弗決公被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聲辭服願返所侵地公為正其經界而緩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殘拯弊為務遇災沴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牽于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為皆歎服曰非刺真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碑於灤陽驛以頌美焉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通鹽法之為民病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早有禱輒應形于歌謠事聞有詔

昭文席湜藏書

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於帥座之首未幾淮穎羣盜竊發鄰郡騷然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被害尤酷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公獨任閫事使至即行不宿命于家若豫備然宣靖王尋遣怯薛丹十人與諸郡兵來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解散公僅與十二人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衆披靡追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人其黨皆創殘而潰公亦以矢盡廵沂州收兵復出往來逐捕殺獲不可數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公曰代者未至我安可辭其責諜知盜在膠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後人賴公區畫素定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不雨民間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視事之日果應禱而雨民飢則為之設法以勸分薄閔市之征以通商旅米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患公才智出于天性操守得於家傳遇事立法嚴不失於苛寬不失於縱所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以靜識者以為得大臣體遽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

人卜類金貴族完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郡夫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于姻族公兄弟十人兄曰李李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第曰老章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曰程烈禿資善大夫宮傅曰荅刺海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篤 大夫中書叅知政事曰伯顏帖木兒朝散大夫光祿少卿李李實老漢荅刺海羅羅皆前卒夫人以公喪至知院公率諸弟逆于通州而殯于京城南佛舍權慕號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公曰茲幸獲襄大事而公歿無遺胤恐其行能勞烈久遂湮沒盍思所以圖其不朽于是知院公諭于僚友以聞夫人可謂賢有識矣龍光下賁炳耀泉壤公其庶幾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羣才雲合成在毅中惟公之先夙陪禁近地官之貴疏榮一品積慶所鍾篤生後賢再世辨章相業是傳公方

昭文席湜藏書

盛年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為時雅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昭宣皇度肅政官常奉貢修職布德施令傳置所達國之大政總以專使患夫才難夫孰如公克世其官來自來宣保茲東土潢池弄兵公奮厥武以寡敵衆莫我敢嬰餘威所加氛祲廓清簡在上哀進位丞弼殿于大藩民用寧壹盍造其歸使秉事樞奄其逝矣當宁欵獻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詔勒銘垂示無止

黃文獻公集卷第二十

黃文獻公集卷第二十一

續藁下之五

門人宋濂傅藻同編

神道碑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既歿且葬二十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皇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老老奏請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書其文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士恭字肅卿姓董氏真定之藁城人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趙國宣懿公諱昕公曾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祖考也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顧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嘻笑

狎昵正獻公薨 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  
從長兄清獻公士琮至上前命往返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  
色斂容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闈無間問曾學射否對曰  
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事于武况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弓  
矢之事未之學也上顧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勲勞非它漢  
人比即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入備宿衛為  
尚 奉御從 成宗皇帝至三不刺時方俾道流設黃籙大醮以  
公純誠恭謹命領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旨並被獎眷忠烈公  
九子正居八居八 世祖恒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  
幼 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  
德九年特授奉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  
為太監上怒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監進階正  
議大夫公再辭而後就職宮車晏駕親王有覬覦神器者亟欲得  
符璽公橫身堅守至廢寢食 仁宗入平內難公奉御寶以進詢

昭文席湊藏書

其姓名以父名對 仁宗大悅俾司舊職 武宗皇帝既正大統  
賜以黃金帶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為院即拜公中奉大夫  
同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勅樹碑先塋賜以鈔十萬緡辭至再三止  
受其半訖事悉分其餘於親鄰一豪不以它用四年出為江南諸  
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處事務舉大綱不為苛細人服其知體 仁  
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為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  
德大夫典瑞卿俾幕僚佩金字圓牌馳驛敦請公既至適有皇族  
位公下者公辭曰臣以庸陋尸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室之上乎  
願處其下上坐寢殿遣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勲舊之子故茲委注  
其毋多讓待卿署事然後視朝公不得已乃拜命入謝上嘉獎曰  
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苦以薄斂省刑對問臣子之道以忠  
孝對由是愈見信任忠獻公薨于開平特給乘傳俾公護喪還葬  
蓋異數也延祐二年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為侍御史上  
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加升擢乃以公為御史中丞太師阿思罕

以丞相行省陝西嘗有旨命之迎接便服不拜俄一日詔下肩輿登堂北面而坐衆皆惡其無禮而畏其勢嚴無敢以為言者公厲聲曰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生于堂上而使衆官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叱左右去其肩輿明日諸寮官踵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曹誠可愧既而有以尸位自劾者歲大旱公齋沐潛禱于九龍池而雨歲即大熟俄謝病而歸僚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為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游田里杜門謝客與世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吾涉歷宦途東馳西鶩不違寧處今幸獲投閒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于至元十五年三月三日卒于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塋于藁城九門先塋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之女封某郡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某郡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大中大夫東昌路總

昭文席湜藏書

管次守訓 大夫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樞孫男二人錚錚女二人公質貌魁奇性度坦夷慎威儀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之門上春雖渥未老而休人莫不歎慕之而公初不自以為高也臣潛忝以非才承乏執筆隸太史氏頃歲被旨纂修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承詔嗣為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貞易所謂謙謙君子蓋兼之矣宜其光膺春倚為國親臣勲德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願鄙陋衰朽莫能上副 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勲庸蟬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門蚤有令聞從容入對弗亟于進陟降左右日侍燕閒命以典瑞寶惟世官國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靡容窺伺人惟求舊由監而卿溫其天

語褒以老成公居外臺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重臣貴倨人莫敢言公顯斥之朝廷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止游頌使節公不為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委順而化式歸其全史臣勒銘勗爾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諡忠肅董公神道碑至正八年春某月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諡忠肅中書宰臣既奉制付外施行夏四月丙子復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勅翰林直學士臣潛為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潛頓首受命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判官鑰以其孤鎧祥事未畢代為奉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所述行狀授潛曰請以備采擇臣潛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城公諱守簡字子敬曾祖諱俊龍虎衛上將

昭文席湜藏書

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動劾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書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正獻考諱士珣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清獻三世並有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年甫弱冠入備宿衛克遵祖父之訓審直不踰晷刻步武必中尺度仁宗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為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家世之舊給事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況國家肇置集賢資其德義以輔翼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崇謙讓今為卿成之公兄方官于典瑞乃特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善詭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為俚語以誚之上曰董僉院儒者勿慢侮也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多暇近侍間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上

嘉納焉 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上問卿平居何好何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師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患未之能習弓矢之事雖嘗習之非所好也上悅有名馳良馬 幣之賜公奉詔禱祠秦蜀山川而還上問來何遲對曰道經陝西見民多飢死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罪上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賚春過彌渥丐外遷嘉議大夫淮安路總管為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土豪或挾其黨與恣為暴橫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歲大旱條列荒政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祿廩倡僚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土著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郡流移而至者則為粥以食之慮眾之所聚易生疫癘則處以閑曠高爽之地死則收瘞焉既而朝廷講救荒之政下令募民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于用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為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邗溝水涸運道不通發官帑僦工

昭文席湜藏書

疏浚之因使貧民得食其力公私咸以為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禱輒應民以免於捐瘠未幾徙汴梁路總管郡人挽留不得行單騎由它道而去汴梁為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劇公操約馭詳廷無留訟齊人官于汴而不返者有弟利其家資迫寡嫂破家出其柩歸葬于鄉嫂弗欲而莫能止也則匿其夫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官下嫂于獄鄰有豪家覬以賤價得其田宅乃共賄獄卒殺其嫂而以病死聞公探得其情事乃白弟及豪家獄卒皆論死宛丘有惡少為宗族閭里害其同黨乘眾怒殺之而誘其妻以逃事覺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為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徒善綜理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徭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徒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于飛芻輓粟民無寧歲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遷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



公有不屑為公恪共其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淺窺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告歸居無何召為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赴特遣中使賜以上樽強起之既入見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為之無難也輦轂之下豪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聲大振聞者無不震讟期月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先是勅建龍翔集慶寺雜取土田器物之籍于官者以給之故平章政事張蔡公別業亦緣焉被旨復以歸于張氏有司猶豫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用人但取其忠實惡以訐為直以察為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恒恐隳祖父之遺業而負國家之至恩况中書出治之本丞轄列于執政

昭文席湜藏書

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乎上曰此朕志素定卿其勉思報効可也公既視事以畿甸之民阻飢白於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慮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執惟公為漢人畫禦災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為之枯槁新進士當授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朝廷下詔求賢將以為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于此人將以獻策不如獻粟為口實而貽笑于天下後世矣衆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為盜不求所以使之不為盜而淫刑以逞豈善政乎或謂頃歲汴人構亂首惡固已伏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偽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在赦前豈可使國家失信于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人皆釋不問以左丞知經筵事仍總裁遼金宋三史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拜御史中丞進階榮祿大夫公援舊比固辭上再三勉諭乃拜受至

正六年夏四月大駕時巡上京公扈從至幄殿上解御服以賜命  
居大都留臺五月疾子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有五臨終告其子  
鎧曰我在中書時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碑而久未及刻我  
死汝亟為之言訖而逝訃聞上為之震悼賻以鈔二萬五千緡仍  
令有司護視其歸葬遂以六月癸酉葬藁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  
公資稟沈毅履行淳篤生將相家而未始泰于貴驕清獻公家法  
素嚴公居侍旁循循雅飭早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意已瞭然心  
日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侔也忠烈家庭之訓曰吾  
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勲名皆朝廷聖德神功之所及今老矣  
無能為也汝等當思廉慎不欺以報國家或以貪墨敗官則非吾  
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誌之公佩服不敢忘故居官以清  
白著聞家無留貲僅蓄書數萬卷俸祿不侈于自奉惟喪祭則致  
其豐待宗族羣從以恩吉凶皆有所給教子必延名師里中孤寒  
之子亦使就學接公鄉士庶咸有禮度故歿之日無貴賤少長莫

昭文席漫藏書

不痛悼焉公娶烏氏國朝名士冲之女子經史無不通動必協于  
間範累封趙國夫人子男二人長鉞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  
前卒次即鎧好學而有立當用廕補官未命女二長適秘書監丞  
鄭郟次適崇福司丞張某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  
之率資其力以成大業至於第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  
世祿重侯累將未為乏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  
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未見其比  
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天命擁衆來歸與金人戰死灘水上  
而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兄忠穆公文  
用俱以勲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遂  
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  
德元老總臺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郎而卿  
逾二十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他官御史中  
丞位望尤為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六人可不謂

昭代衣冠盛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名公是似肇敏戎公  
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增光前烈形于贊書天子之命  
公與宣王之命名虎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臣潛鉉槩末學固  
不敢竊自附于大雅之詩人欽承詔旨序次本末抑亦庶幾無媿  
辭者矣銘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天造方新聖作物觀豪  
傑之興克歸真主篤生後賢卒其伐功皇靈所加四方來同河山  
帶礪勲在盟府正易垂紳以文易武逮公父子遺烈是承翊扶熙  
運保其盈成公滋益恭委蛇進退陟降左右踐敬中外蒐符龍節  
未究所施乃預樞筦乃佐宰司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丕  
昭異數一鑑之亡哀動帝宸拊髀曰嘻茲予世臣錫之密章下賁  
玄宅申以頌辭樹此貞石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追  
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昭文席湜藏書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 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慈仁殿  
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當宁憫焉興念舊人以故翰林  
侍講學士揭侯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  
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命直學士臣潛為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潛蒙  
恩起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 聖天子敬故尊賢之意  
承命震惕莫知所為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隸太史氏不敢控  
辭謹按前修撰劉聞所上容臺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  
幽堂之銘公諱侯斯字曼碩揭之得姓出于楚司揭氏者以官出  
于漢安道侯揭陽定者以邑出于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  
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  
始家于袁與居盱江者曰瑱居豫章者曰稹同祖司揭而言姓氏  
者或謂當祖安道侯汝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軼莫得而  
詳公于稹為 世孫占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

朝而下三世俱弗仕以公貴故祖惟總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未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朝廷罷羣臣贈典特賜  
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為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為額祖妣黃  
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  
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遊父子自為師友刻  
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為文辭  
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稍出游湘  
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洪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曰它日翰苑名  
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奇其才  
妻以從妹 仁宗踐祚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于其門  
執賓主之禮甚謹人不知為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  
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楠蜀郡虞  
公集成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

昭文席湜藏書

相頡頏而公名最為暴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  
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  
為推轂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編脩官李  
公以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北方謂之史筆  
它人真瞻吏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仍兼編脩四  
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謁告南歸泰定元年以  
元官召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翰林于翰林朝廷之事臺閣  
之儀靡不閑習王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  
不可也天曆二年 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于奎章閣而教  
之命學士院擇可為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  
郎閣在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  
者謀合錢為賞馬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驚之示不欲以已  
為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為國之重臣公未  
嘗假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

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問  
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  
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產金官府惑于姦民之  
言為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之散徙它郡采金以獻歲課  
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戶者所存無什  
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于官者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  
產因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徭人賴以甦至順元年預修皇朝  
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頌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  
監丞叅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  
元年 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  
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  
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歷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民名  
為之坐閱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四年拜  
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

昭文席湜藏書

于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奏更其法以事  
付本院屬官人以為便五年奉旨函香祠北嶽濟瀆南鎮竣事引  
疾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令集賢促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上  
親擢公奎章閣供奉學士聞命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  
制誥同脩國史至正元年肇開經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  
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 郎 遷至中  
順大夫其為侍講階當與品對而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為  
例進四等轉九階為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  
多宰執大臣微辭與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其言往往寓獻替  
之誠務以裨益治道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  
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潯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奉  
上樽諭旨還撰 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  
十兩中宮所賜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及諸執  
政面諭公毋行公曰使揭侯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

蒙其利雖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  
公曰儲才為先養之于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于周密庶務之後  
則無乏財廢事之患矣它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  
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  
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暨公等六  
人為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公曰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  
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公既領  
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雖  
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以筆削自任  
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于論物之不  
齊必力與之辯求歸于至當而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旨獎諭仍  
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無以稱塞辰入酉出憊不敢  
休會盛夏雨潦襍被宿館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

昭文席誤藏書

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賻  
有差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燕勞史局以公故為改燕日使者以  
聞上為之嗟悼以楮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柩  
歸江南公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暨有祿入服  
食稍踰于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  
渝與兄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僕得罪  
亦寬容之人問之曰長上過下稍見卞急後生便習暴戾不得不  
以身教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急于得士考鄉試者二考會試  
者一為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  
史建白用會試終場鄉試次榜舉人為教官廟堂以咨于公力贊  
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徇流俗郡縣  
有一廉吏稱之寧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曲為之掩覆達  
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軋而不悔間寫其不平于  
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而不必慮也公為文叙事嚴整

而精覈持論一主于理語簡而潔詩長于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乎性情之正律詩偉然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于行草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為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暮年求文者衆寢食為廢殊不以為厭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其民奉金為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賄敗客有為人謁文而私其金者宅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公薨于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坡之原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即程氏太中大夫同知湖北道宣慰司事嚴卿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李氏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適楊湘蓋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乎重熙累洽之餘

昭文席湜藏書

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久而益著非僥倖于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庶士起遠方而徊翔于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為儒宗文師荐膺春遇勤事以死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不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 世皇遐不作人豐芑之澤燕及後昆在 仁廟時群獻保

侯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挾不矜逮今昌辰峻躋適列翩其遠引萬夫莫過天子有命式邁公歸重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 天子不自神聖廣廈細蘊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啟厥藏發潛闡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異見叅錯撰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衆功託于絕筆克成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于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敬故尊賢天子之德詞臣奉詔薦此

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鄧公神道碑銘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經筵事臣  
楚僊護都臣潛等進講于明仁殿臣朶爾直班臣楚僊護都奏鄧  
文原經筵舊臣歷事累朝備極榮遇茲又顯受聖恩贈封定謚墓  
上之石宜賜刻文上既可其奏命臣潛為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  
旨臣起巖篆其額臣楚僊護都請就令臣朶爾直班書丹上復如  
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梈之狀授臣潛臣潛謹按故嶺北湖南  
道肅政廉訪使鄧公諱文原字善之曾祖從黼妣楊氏祖昭祖累  
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羅氏南  
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  
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  
中又徙綿之彰明杭為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為  
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

昭文席溪藏書

取漕薦登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為聖賢之學行益脩業益茂開門  
授徒戶屢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  
公克恭知公尤深王叅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  
以事繫獄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  
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承旨閻文康公復于寮友少所假借公獨  
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升脩撰成宗即位就任轉從  
仕郎成宗崩預纂脩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為承旨持  
見不同閱公所具彙互有指擿公不與辨第令積藏以俟後教日  
二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為之丕變名除國子司業建白脩明  
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仁宗即位詔  
以科目取士江浙行中書省檄公考延祐元年鄉舉公以朝廷立  
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舉私議慮遠方之士未悉上意大書其



文揭示之由是士無復踵異時場屋之弊尋以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名臺臣交章舉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追者及之剗刃其左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而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于直初更張福兒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于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為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瘦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總管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熙移僉江東建康道肅訪廉訪司事寧國諸路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

昭文席湜藏書

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賄敗乃為設法以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為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為定訟遂息小吏有結為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虎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家財者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贓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實所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偽造楮幣于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止之使為烘焙獄具當死公曰造偽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當何等宜比行使加等杖罪事聞於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貧其從子回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構害之家僮死回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寃釋蘭坐回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為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浙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臺檄公考延

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讀學士秦不花以為舉首既上春官果為廷對第一士論翕服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詔論研定之道謂今天下士師非才惟受成于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瘦死者多宜慎選理官死因應決即決寃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朝廷雖令計口給緡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糧支發之羨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之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躋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旨知秦定元年貢舉及上親策多士于廷仍俾充讀卷官有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若睥疾就醫于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未行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

昭文席湜藏書

議以莊康易公名 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用公廕為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 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楚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孫男一人萊孫公蚤慧稍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侶相宋理宗門戶輝赫公未始挾以自矜又嘗容于故后族謝氏家視華靡豪縱事漠如也公丰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而外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于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已常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橐中金託于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黃金丹砂象齒為私覲之禮公却之其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白我受之則污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捐俸贖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于經史百氏之書無

不究極其根柢為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廷施于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于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于世工于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徽裕仁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制班惟忠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牒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馮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庠而授魏科躋職任有名于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公較藝鄉闈臣潛誤辱薦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潛遂忝預執筆茲又獲載筆隸太史氏欽承明詔勒文公碑不敢以菲陋荒踈伏闕控辭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

井絡之靈寶鍾俊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翔而後集靡徐靡亟負其所韞時而出之學為儒宗政為吏師其學

昭文席湜藏書

斯何蜚英文苑鋪張皇猷裁成帝典弘敷教道模範國人談經禮履堯舜吾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輶車所屆獄無寃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二致國之老成天子所毗公不為起來化而歸門生奉詔薦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式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峯鄉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閏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崞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于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于太原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妣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

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盧夫人出也幼穎異卯  
歲受業于魏國許文正公磨礪浸灌日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為衆  
所嚴憚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 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  
急于賦歛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  
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 世祖皇帝聞其名擢  
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恤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  
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力檢覈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  
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  
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  
其人因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  
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  
書省理筭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  
妄啓邊釁交趾虛勞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  
皆膏梁子弟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負重教官之選以

昭文席漢藏書

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脩國史以存故實設立朝班不可全無  
流品之分實封陳言毋使苟為進身之計它如選用官吏減錢糧  
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  
十餘疏其言後多施行 世祖賓天上封事于 太皇太后皇太  
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  
早定大策萬一或啓姦覩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  
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謀推戴  
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  
屬望廷議建之 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東朝尊號以嚴  
孝養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  
相今宰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亟  
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  
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貳敦睦宗藩選任臺諫教習親  
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赦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二十餘

上皆嘉納馬擢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吏部員外  
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懼權勢凡銓量注擬必考其資歷察其  
才品人皆悅服奉詔使甘肅給軍需糴買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  
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閱所部獄囚而得其寬  
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為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于徽政  
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  
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徽政之事才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諫之公  
即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中嚴號令本兵者賴其仗助  
為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  
外艱不赴服除召為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庶政損益進退必  
中其度列曹咸取則焉擢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構害御史郭章公  
力為之辨有沮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還授陝西  
漢中道肅政廉訪使閩右地接羗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柔之  
以恩而懾之以威土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昔有國

昭文席湜藏書

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  
一代之成法上可其奏仍命總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授  
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為刑部尚書擢侍御史除僉  
樞密院事 仁宗皇帝在儲聞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宸極  
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闕遂參議中  
書省事項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每謂人  
生未老得閑乃為貴吾年周六甲歷事四朝恒以無能補報為懼  
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薨于里第  
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公累  
階資善大夫訃聞上嗟悼不已詔特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  
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臣為贊書以褒寵之娶裴氏封  
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中大夫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  
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適姜某夫七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  
已七十餘次適朝列大夫曹州尹麻廬次適敦武校尉 某處

黃文獻公集卷三  
推茶提舉王奇孫男二人倣僖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為之序惟公以純實之資克承正學遭逢聖代為時名臣雖雅志恬退造次不忘于愛君憂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歲某始舉進士至京師後三十有五年公孫倣以墓隧之碑未建介翰林脩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某雖不及游公之門而覲其光儀聆其罄教讀公之志書而尚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祉伊公之貽公初筮仕華問四馳擢寘臺端用副倚毗作帝耳目為國著龜宮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濟宥府乃陪宰司訂謨遠猷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太微胡然遠引莫可弔讎公身在外忠愛不衰庶公復來赤烏袞衣遺表上聞當宁齋咨一鳳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褒欣有制詞有封若堂昭以銘詩

卷二十一終

